

猜凶

GUESS,
WHO IS THE MURDERER

画龙◎著



古吴轩出版社



和美



姚木



长男



扶金龙



余欢



李建阳



刘浩



刘

猜凶

GUESS,
WHO IS THE MURDERER

画龙 © 著



马彦五



王少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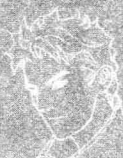
秦黛蓉



艾蜜



唐云



田方



黄海英



王少聪



曹水文



马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猜凶 / 画龙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80733-673-0

I. ①猜… II. ①画…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410 号

责任编辑: 张 颖
见习编辑: 郁 婷
特约监制: 石谨瑜 武 亮
策 划: 毕 晶
特约策划: 栗克玲

书 名: 猜 凶
著 者: 画 龙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673-0

定 价: 28.00元

目录 CONTENTS

电脑游戏杀人案

1

也许我疯了。我在电脑游戏中杀死的人竟然成为了现实中的尸体。这场混淆了现实与幻觉的噩梦让我陷入崩溃的边缘——我找到了最后那根救命稻草，那个伪科学节目的主持人，寄希望于他为我洗清罪名，并揭开幻觉背后的含义。

隐身人

51

下雪的圣诞夜，豪宅聚会的男主人死在了浴室。雪地上消失的脚印说明，凶手一直隐藏在这座别墅。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凶手可以隐去自己的形体……

你是最后一步

93

有一天，一个女人与她的情人密谋杀死自己的丈夫。计划很顺利，她的丈夫死了，死在一个学校荒废的游泳池中。次日下午，正在游泳的女人突然心脏病发作死去，而报案者，就是她已经死去的丈夫。

傀儡

141

看来想要脱困，唯有杀了那个威胁自己的人。就像之前三次那样完美地解决掉。他微笑起来，开始相信自己是天生的杀手。这个世上没有他杀不了的人，除了他自己。

雨中的恶意

205

世界杯期间，伪科学节目主持人西门通应邀参加一个球友组成的聚会，大雨将所有人困死在停电的别墅里。西门通突然发现聚在别墅中的人和自己有着不同的仇恨。诡异的碟仙游戏之后，恶意之门打开了。连续有人失踪和被杀，这一次，名侦探陷入了困境，因为凶手的目标似乎正是自己。



电脑游戏杀人案

也许我疯了。我在电脑游戏中杀死的人竟然成为了现实中的尸体。这场混淆了现实与幻觉的噩梦让我陷入崩溃的边缘——我找到了最后那根救命稻草，那个伪科学节目的主持人，寄希望于他为我洗清罪名，并揭开幻觉背后的含义。

谁能阻止年轻的武士赴死呢？他们听不到。

——宫本武藏



请 贤

整个演播厅里面鸦雀无声，所有的观众都还没从刚才那恐怖的情景中恢复过来，个个面色惨白地等待着最后谜底的揭晓。

“好的，进一段广告。”西门通沉稳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大屏幕上开始插播一个化妆品的广告，时间是三分钟。此时大家才逐渐缓过神来，开始窃窃私语。

刚才节目中，那个可以从患者身上直接把内脏抓出来的老人，这时候看上去没有那么神秘了，他正好奇地站在摄像师的身边，从摄像机中看画面。

再过一会儿，主持人就要揭开谜底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刚才的表演肯定是假的，但是其中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暂时还不知道。

大屏幕上的广告很精彩，可是几乎没有人去关注，所有的观众都把目光集中在主播位置上的主持人——西门通身上。此时他又露出招牌式的坏笑，悠然地坐在那里，让急于知晓答案的人们心痒难熬。

西门通又高又瘦，属于很适合上镜的身材。他拥有棱角很深的脸庞以及洞察秋毫的眸子，是不算特别英俊但很有味道的类型，但是最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略微卷曲的头发。和大多数主持人一样，他看上去比较年轻，只是他在思考的时候，额头上出现的几道浅浅的皱纹，才会泄露出一些关于他真实年纪的信息。

西门通这个节目，收视率一直很高，因为看他的节目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智力上的考验。虽然经常有很多胆小的观众尖叫甚至被吓哭，但越是恐怖的事物越能激起人的好奇心。

广告结束了，场记提示大家开始直播，西门通手拿话筒，开始那一句熟悉的串词。

“嗯……”他还是故意停顿一下，“刚才的场面相当神秘，就好像是真的一样，连我都被吓到了。可惜任何伪装都会有破绽，细心的观众你们发现了吗？我们主人公的伎俩。”西门通富有磁性的声音一结束，脸上立即浮现出高深莫测的微笑……

直播结束了，虽然观众们的兴致甚浓，但西门通没有像以往那样继续和大家交流，因为，有一个人在等着见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电视台的会客室里面，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在东张西望，不时地对身边来来往往的美女们“放电”。

西门通笑了，这家伙还是色性不改。

“哟，什么风把我们的白大警官吹来啦？”西门通不紧不慢地走到这个男人面前，“我做的节目可是破除封建迷信的，应该不会犯法吧？”

“怎么，你心虚了吗？你的问题虽然很严重，可惜不归我管。要不然，我早就把你扣起来了。”男人一看到他，刚才还色迷迷的脸立马威严了。这个高大的男人名叫白方，是本市刑警队的队长。

西门通不看他，脱下身上缀满亮片的演出服，对着镜子开始卸妆。

被冷落的男人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换上了嬉皮笑脸，“我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你说你，放着好好的警察不当，跑来吃这碗青春饭，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那时我们一起从警校毕业，你的成

绩是我们那一届最优秀的，马局到现在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呢……”马局是白方他们市局的副局长，曾经是他和西门在警校的教官。

白方的话说到一半没有了下文。西门通奇怪地转过脸去。白方的魂早跟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丽人走了。

“那个，那个是和美小姐吗？那个有名的访谈节目主持人？”他结结巴巴地问。

“嗯，听说她今天过来录节目。”西门通点点头。

白方趴西门通的耳边小声说：“西门，你能不能帮我弄一个她的签名？我是她的忠实粉丝。”

西门通无语地望着他，“白方，你快四十了吧？还追星？”

“什么四十？谁四十了？上次走到街上一个问路的女学生还叫我大哥呢！再说了，审美与年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美女。”白方忍不住叹息，“你这个工作环境，真是幸福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啥不愿当警察了……”

“行了行了，你来电视台不是看美女来了吧？”西门通不客气地打断他的幻想，“说吧，找我什么事？”

白方干咳了一声，有些难为情地说，“其实这次，我可是专程来请贤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要请你帮忙。”

“白大警官，有关案件的事情一切免谈。上次你走的时候可说过再也不找我呢。”

“咳咳，”白方脸一红，“你这人怎么总是这么小气！”

西门通对着镜子露出微笑，他早料到会是这样。

“但是这次不一样，”白方故意神秘地说：“有一个人一定要见你。”

“谁？”

“本案杀人的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见我？”西门通有一点诧异。

白方理直气壮地说：“本来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现在有了，这

个嫌疑人说一定要见到你以后才说出真相，我想，他可能是你的粉丝吧。这个嫌疑人一再地强调，只有你才能弄明白他遭遇的一切，所以我只好来请你了。西门通，协助警方办案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哦！”

“这样的粉丝，还是少一点好。”西门通苦笑着点上一支烟。

白方知道这个家伙做事全凭心情，不敢再激怒他，陪着笑脸说：“岂敢啊，大主持人。看在咱们多年同学的分上，就出马吧。这次的事件，没有那么简单。你是个传媒工作者，应该知道前一段的连环杀人案吧？一共三起，全是用利器刺中要害……”

西门通轻轻抽了一口烟，“我看报了，凶手昨天已经被你们抓到了，报纸上还看到了你老弟的英姿。”

白方得意地笑了，“比起你这大主持人，我在报纸上露一下脸算什么啊？西门通，我要是告诉你，这个案子竟然和鬼魂有关，你怎么想？”

西门通眼睛望着地面，嘴角浮现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白方知道，这是他有了兴趣的表现。

“老白，别卖关子了，那可是我的专利。”

白方嘿嘿一笑，就等他这句话呢，“我不是卖关子，这方面我怎么跟你比呢？好，我先大概地给你讲一下，这次案件的嫌犯一直咬定他见到了鬼，而且是一个死亡多年的冤魂。最近发生的每一起凶杀案都和这个鬼魂有关，连我也觉得仿佛真的有鬼魂作怪一样，对了，就像是你的节目。”

“我的节目是揭露那些所谓神秘现象，比较流行的说法叫作伪科学。”西门通向老同学解释，他知道白方不怎么看电视。

“走吧，走吧！我和你路上细谈，其实我也很好奇，想快点知道这个可怜的嫌疑人到底是怎么了。”

“可怜？我还是第一次听你用这个词来形容罪犯。”

西门通和白方快步走出广电大厦，广场上，一辆白色的警车正停

在那里。司机开动了警车，西门通和白方都坐在后座。

“因为，我不太相信他是凶手。这个案子虽然谈不上是铁证如山，可是也足以证明和嫌疑人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你要是见到了嫌疑人，一定和我的看法一样，他太不像是一个凶手了。”

西门通忍不住看了他一眼，显然对这样的事情有了浓厚的兴趣，“难道你也相信凶手是鬼魂？”

白方挠了挠头皮，颇为苦恼地说：“嫌疑人的认罪态度不错，他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三个被害者，只是，他一再声称，他是鬼魂的使者。他说这三个人的死，是一个鬼魂命令他去做的，整件事情是鬼魂的一个游戏，而他，只是这个游戏中的一个执行者。这个犯人看起来不但有点神经质，简直就是疯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凶案发生之前，他还是个正常不过的人。”

西门通似笑非笑地摸着下巴，“还真是有点乱，我记得报纸上说你们是案发的三天后抓到疑犯的，那肯定不是在现场抓到的了。”

“的确不是现场，其实现场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说案子做得相当利索。开始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头绪，只好把精力放在调查死者的身份和背景上。”

“这三个人有关系吗？”

“有，说来也奇怪。这三个人是同一年来到本市的，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他们算是生意人吧，也都是做一些擦边球的买卖，相互有来往。后来在调查原籍的时候，发现他们并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总之，只查到这里，就断线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三个人一定在来本市前就认识。”

“这么说，从受害人身上你们是没找到线索了，那凶手是怎么抓到的？难道第三个人被杀的时候，凶手露出了破绽？”

“算是吧，在第三个人遇害以后的第三天，有人看到嫌疑人到现场去过，去打探消息。”

“打探什么？”西门通眉头一皱，追问道。

“死者的姓名。”白方敏锐地看着西门通说，“当他得知死者的姓名以后，神色慌张地启动车子就跑。慌乱中撞倒了小区中一个行走的居民，保安拦都拦不住。后来有人报警，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立即开始寻找这个人。可以说，这个案子就是因为这起小小的交通事故才有了突破的。”

“三天……这么说，你们当天就找到了他？”

“嗯。因为据目击者说，他打探消息的时候开着一辆很酷的摩托车，这种车的价钱昂贵，我们全城一共也只有三辆。我们去专营店询问顾客的信息，很容易就找到他了。”

“如果这样说，他一定不是凶手。第一，你说他作案手法很完美，那么精密的杀人计划和这种幼稚的打探消息的行为对比太大，绝不会是一个人所为；第二，既然是有预谋的连续杀人，凶手不可能不知道被害者的名字。”

“开始我也这么想，不过，这怎么说也是条线索，起码这个人也是和本案有关的嫌疑人，你也知道，任何线索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于是我们突袭了他的住所。他正在家，坐在电脑前面发呆。从他眼神里面看得出，对于我们的到来他并不意外。”

“那么，他当场认罪了？”

“没有。接下来发生的才是最让我们意外的，因为他居然说：‘不是我杀的人，是它！’他发疯一样指着电脑。”

“电脑杀人？我看你可以改行当说书的了。”西门通笑了，“那在他的家里，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开始觉得很奇怪，我询问了死者的姓名、撞人的经过，还仔细检查了他的电脑。最重要的，我们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把醒目的东洋刀。”

“东洋刀？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刚才我没告诉你吗？那把就是凶刀！”

“哦？凶器出现在他的家中？”西门通若有所思地说。

“对。就挂在墙上。像电视里演的东洋武士切腹的那种。其实他家墙上还挂了很多东西，有吉他、球星的海报什么的，但是那把东洋刀在那里显得很突兀。你想啊，连我这么没有鉴赏能力的人也觉得怪了，可见有多不和谐。”白方停顿了一下，眼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窗外一个骑单车的少女。

“别看了，接着说。”

“刀擦得很干净，可是刀柄上还残留有血迹，后来经鉴定，这就是那把连续杀死三人的凶器！”

“看来是铁证如山了吗？”西门若有所思地说。

白方懊恼地抓着头发，“我说过了，我怎么看嫌犯也不像是凶手，他看上去比较单薄，是那种没怎么吃过苦的。他对我们开始的审问不怎么配合，总是语无伦次，像是被吓坏了，最后，他提出要见一见他的父亲。”

“这种大案的嫌疑犯在没有定案之前，是不允许和亲属见面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只有代理律师有会见权，我记得好像有这一条。”

“有，不过法律也不外乎人情，他的父亲刘长远目前是癌症晚期，正在住院。嫌疑人是他的独生子。”

“只是因为这个？”

白方笑了，“什么都瞒不过你。凭我的直觉，刘海觉得他父亲知道些什么……”

“哦。他对他父亲说了什么？”

“不知道，嫌疑人坚决要求单独和父亲见面，当时是在医院，没来得及安装上窃听设备。”白方有点懊悔地说，“不过事情还算是顺利，从病房出来他就认罪了，只是拒绝说出他们谈话的内容。”

“刘海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在病房看过他父亲，很胖的一个老头，一看就是养尊处优型的。住的病房那叫个豪华，墙上有一张观音像，老头枕畔有一串念珠和一本《地藏经》，看来他是信佛的。”

“你说他读的是《地藏经》？”西门通突然问。

“嗯。怎么了？有问题吗？”

“好多人信佛是因为怕鬼，一般读《地藏经》的人，都是感觉自己有一定的罪孽，这是本用来忏悔的经书，你继续。”

白方点点头，“看来忏悔是有用的，嫌疑人出来之后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也准确地指出了杀人的地点、凶器。具体时间他说不太准，但是第一天杀死两个，三天后杀死一个，都是深夜，这和事实完全吻合。”

“那是什么让你迟迟不能定案？说说你的疑惑。”

“动机，没有动机。据他的说法，一切都是鬼魂指使他做的。他自己完全不认识那三个人。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关押他的第一天夜里，我把他安排在一间明号，一夜也没有熄灯。我就想看看他的反应，任何一个人，第一次入狱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是最难度过的了，要知道，他没有前科的。”

“他当晚什么反应？”

“反应很特别，他几乎没有一刻平静，好像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一直在折磨他，他整晚都在自言自语，好像在和一个看不到的人交谈，值班的同事把他那一夜的情况全录下来了。”

“哦？他都说了什么内容？”

“我把录像带拿来了。”白方早有准备地摸出一个相机，打开。

画面上是监狱的一间牢房，刘海双目恐惧地游移着，嘴里一直嘟囔着什么，像是梦呓又像是同某个人在对话。灯光从他头顶上直直地照下来，看不清他的脸。

仔细听，他嘟囔着说：“我杀人了……我杀死他们了！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不对，你已经死了！你就是鬼！走开！求求你别来……我马上就还给你了。我认罪……我认罪……”

“还真是挺像中邪的。我一个人看录像的时候，说实话还真有点瘆人哪……”白方抹了一把脸，想到审讯刘海的情景，“也谈不上是害怕，大场面见得多了，只是看的时候，觉得冷飕飕的。”

“你这胆子倒是与日俱减了。”西门通好笑地看着被吓到的老同学。

白方辩解说：“你做的那些节目，你清楚知道都是假的，我这个案子可是货真价实的撞鬼。”

“你发现没有，疑犯说的是‘我杀死他们了’，看来他见到的鬼魂并不在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当中。他不是害怕他杀死的人的鬼魂，也就是说，这个鬼魂另有其人。”西门通一本正经地分析道。

白方搓了搓手臂，“你说得好像真有鬼似的！不过次日提审时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苍白、混乱，就像精气神都给吸干了似的。对于作案的过程，他只字不提，不同的是，他没有什么抵抗情绪，只求赶快将他定罪，他好像知道自己一定是死刑，可是他并不害怕，反而活着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当我对他说明白，不说清楚动机和作案经过，我们是无法结案的时候，他又提出要见一个人。”

“我？”

“没错，我当时也很意外。大概嫌犯看你的节目太多，把你当做捉鬼天师了。唉，没有办法，我只能找你来了，这是嫌犯自己强烈要求的。”白方手舞足蹈，完全没有无奈的样子。说不定，他心中还在感谢嫌犯替他提出了这个要求呢。

西门通有些头疼地抚着额头，“我怎么觉得在你眼里，我就像个到处招摇撞骗的道士？说过多少次了，我的节目是专门破除迷信的！”

“哈哈，像什么都不重要。不过，你相信这个世上有鬼吗？”

“世界上没有鬼神，一切魔障都是人在搞鬼。”西门通肯定地说道。

这家伙终于认真起来了。白方奸笑着想，看来这一次他不出马都不行了。

“对了，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不正常，从而让我觉得这个小子心理上可能有问题。”

“哪一点？”

“把凶器如同收藏品一样光明正大地挂在墙上，这是有悖于犯罪心理学的。会这么做的凶手，相当罕见。”



招魂实录

西门通从警校毕业之后，只做了三年的刑警，就离开了警局。这件事情一直让白方十分惋惜，白方知道西门离开警队的原因，之所以多年来每次见他都要叨叨，也是出于对他脱掉警服的遗憾之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西门通拥有独特的敏锐直觉，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型人物。

西门通个性古怪，独来独往，外加杀伤力强大的毒舌功力，学生时代就极具“外星人”的风范。不过“外星人”西门通也有天敌——天生一根筋的家伙白方。

白方算是少数跟西门通说得上话的人，白方生性粗线条，能够承受得了西门通的毒舌侵害，而且极为崇拜他，因此成为多年来西门通唯一甩不掉的“麻烦家伙”。尽管西门通聪明绝顶，结果却总是被白方说动。因为白方掌握了他唯一的弱点——他太喜欢挑战了，尤其喜欢探究一切神秘诡异的现象。所以每次只要白方用离奇的案子稍加引诱，他就总是忍不住出手。

这一次，看来也不例外。

在前面开车的小刑警李建阳对西门通也是一脸崇拜，由于平日里白方的大力推崇，传说中的西门通早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到了警察局，西门通受到了贵宾一般的接待，女警员们倾巢出动，跑来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甚至还有找他签名拍照的，嫉妒得白方直翻白眼，酸溜溜地说：“看不出，你小子还挺受欢迎的。”

“你才知道吗？”西门通斜了他一眼，大言不惭地说。

白方捧出厚厚的一叠资料，两人收住嬉皮笑脸，开始全心投入案情的研究。

这一次的案件刚开始顺利得让白方意外，从发现第一个受害者到抓到凶手，前后不到十天。然而到了现在，顺利反而变成了麻烦，直觉告诉白方，这个案子的背后有着无法解释的现象和不符合犯罪心理学的动机。

白方把他们调查的情况给西门通看，并提出他们警队总结的疑点。第一，这个叫刘海的罪犯的确像是中邪一样，并不像是在演戏。第二，他并没有企图逃避惩罚的态度，相反，他希望早一点伏法，好脱离目前的恐惧和痛苦。因此犯人企图装作精神有问题来逃避刑事责任这个很符合常理的推断此时也站不住脚跟。

西门通已经拿着卷宗看了一个多小时，期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次的事情对西门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想到这里，白方笑了，他知道接下来有西门通参与的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在见刘海之前西门通先看了罪犯的资料，他看得很仔细。

刘海今年二十八岁，没有固定职业，未婚。他曾经帮助过父亲经商，但最后放弃了。刘海的父亲是南方人，已经在这个西北的大城市奋斗了快二十年了，目前经营的是房地产，手里相当有钱。刘海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任老婆，现在在国外生活。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阔少，刘海并没有染上一些不良嗜好，很低调，不炫富。他唯一的爱好是摆弄电吉他和音响设备，目前一个人住在一套三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

看完这些资料，西门通陷入了思考，首先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三个死者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从资料背景上看，这三个人的身份、职业都和这个阔少风马牛不相及，就像不同空间的几条平行线，几乎没有让他们交会的机会。那么，这个富二代为什么要去杀人？动机何在？

白方看着沉思中的西门通，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示意他，犯